藥地炮莊

孫丹行者
蕭伯升較

北居畏壘者偏得聃。卽何是舍。何怪衛面而不釋然。畏曰歲計有餘。其知譯何因立。淡日不許人討。而其隱愈甚何不看春與秋。

藥地炮莊卷之七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子陳丹衷訂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一作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具畫俎豆不入股札居南涵春抑香東宋杓柄短百家杓柄長我其杓之人耶且問杓柄在誰手視若是別路行貴有甚麼不釋然或問如何是別路身貫門破不杓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天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從徒也[illegible]人記亢桑一作亢倉禹貢羽山郎畏壘見洞靈經秋案爾雅釋杓標也）

正曰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易經三立妙在三與懸惟之述提于中庸俎豆雖詳自成古廟至人獲行奇人造駭誰非終南捷徑耶不不必杓杓不必

百孔千瘡利如此舉賢任知等可已本末看破將如何有下自

避賢位自盡而適享其春秋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成蒙矛自廢于
山川居長盡不
馭滌渴而已矣
鑿趣竅竅且藏
矣環堵日欣一
朽木
笑箭曰天地初
開之時乎人以
耳已知其人與
人相食矣毋乃
從混生天地爲
論臨乎
歌卷以畢究挨
消為孔所傷良
腎務嫁正孔與
藥矣則既已又
新久用為藥所
傷皆人知之道
腎確常求其簡
食然不姑孔常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也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江曰一衆生壽夭。是虛談之。大師全軀保妻子。是附居之。其備業已如此。而騙人忘之。又不耐其捹者。而自欲忘之。故曉曉如此。又將誰瞞

正曰。有飽則有饑。無飽則無饑。果能不食乎。倒曰有卽無。無則食卽不食矣。人相食。卽是不相食矣。有

曾藥劑有效功，非乳是辯而藥，舉千百醫是醫，而倒適乎。笑殺曰一種庸光自雜事以發皆發，至為民府之於醫行是千庸醫，有醫皆有可殺之罪矣。內而辟表是醫過學嫉，俗者而集氣喉，基起搖作以致醫為誤延矣。所道此一段作然生技，演若達多，為此死手下，在腳下，物或聞之耶，可省矣。

節飲食。飲食之中道焉。使天下各食其力而忘常力。則王食過分。謂之不費粒米可也。謂此生時安生。然時安然之地。為無他無饑無生無然可也。

仗公古人衆賢任知如用藥。用醫脉病症方藥。妄為調治。而民病愈盛。雖治者治藥之術以藥醫藥也。老莊一輩後語是猶遣去醫病後世不逮飾藥與醫皆遣去。是豈其知藥症之所忌哉。人有不爭食而啖者。遂欲驅天下盡不食可乎。

南榮趎音晴楚欲正樂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南榮趎餓當受人劣謀爭驗見贏庚桑趎謀福飛身劍是於御造狀。附問雪峰日臨濟門將意旨訓何雪峰曰能究宗旨我所未知汝意從兒孫問之於以問南院三六雲峰嘗進之南院案曹奉弃拜曰和尚其莽知讓笑翁日題發於難士上加點。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音闢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古今人表作南榮疇。奔蜂。小蜂也。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鵠鶴古通。賈技責鶴蹊上作黃鵠傳此是明證。

乍寤一宵間悉
此衣不下撫特
去燃石林以為
從此出然耶思
且將謂厥腸教
不下恥不林猶
懷了謂嚴陽撫
將去耶依然猶
懶二日懶箇其
蹊行逕我話
頭來。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亾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或曰參學人普疑方善悟疑情發得起莫參自已或曰吉顛涯境念絲絲不知何年入中原打留殺答茶一八跌得頓穿頭破却道好個。

飲云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而狂者不能自得或有物閒之歟相求而不相得此疑情之自發如參人之結心。

出入可偉哉。廣擴也朱愚猶鬱悶也古人謂近七日七夜表來復逼日夜也。

郭云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音䨜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音蹇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必求其自飛始快耳。然南榮自知解解者求氣何故復飲藥以躬病耶。所謂日人不瘥好照殺卻背。皆得按進。如剝芭蕉。漸次如此。由中不是路頭過摸頭壁。路從杖几稍知居上安心處處見許人摸骨特然者曰未也。印定作師家能道者。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音益不嗄於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音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共音拱德循性也。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

老子曰未也可
惜後邊深劍只
嘗見乎兒子。

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嘗見曰真性如水虛明澄湛物欲蔽結水凍成氷悟理則氷解凍釋涉川靈何損焉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樂乎天均調大和也人物利害何由及此行謀爲何所用往來自適生機自衛學道造此而猶曰未也又引前兒子以告此師家作略耶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三心內不可辯。天何德無所往。而生其心正閑。持內非持非非。挽與物以來務。外照是貫人務。內照見非入業。能不內照靈臺。是除役之若備。衣直留叔敬三。門大闕兩入。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正曰。學其可學。而不能學者自致。知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止。不如此者。不即是者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

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辰曰。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于外者常有期費。及耗費也。跂而立者人見其魁然而眞魁然者不跂也。然期費而迅速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且者如與之爲商同而志不在將

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欲人之人耳。

杖曰。如此說道理，始令人讀之，心神愈剏而不厭。藏不虞以生心。靈臺有持不可持，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券者乎。救活權是神出鬼沒矣。券外者志乎期費，如買人與物窮而物入，且身之不能容，爲能容人，故無親而盡人。則愈見券內者行乎無名。天人本一也。兵莫憯于志，寇莫大於陰陽，心則使之。此處指出心之出入鬼神，爲是舉發是之秘。真千古不泄之機用也。可惜人人壁過，幸得壁過。

有物先天塊呼寂均幾无形本寂寞隔觀樣無能包萬象主宗生招爵不逐凋作用乎幽冥竟有能于此抽腦後釘去眼中屑者歷切忌見亂不若深藏。緘曰有形者象無形定易圖論總是眞本忽反說備無有一無有打破頭門備不肯坐小念無實而民閒無踪從前頭不完此心何來終被人抓下兆。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潛草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必自易象極

物來。以。背。知。隱。是。謂。大。定。若不得此正印。誰能決

宇宙生成而不敝哉

杖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無。用。中。者。能。用。陰。陽。不

善用者。則為陰陽之所成毀。不知成毀皆陰陽之

功。道用之妙。無分而不通乎一也。不知者。惡其分

而有生死之異。強為之備。又誰知強為之備。則反

失其道之自備于我也耶。故於生之出而不知反。

則猶夫死而見鬼也。如出而能得乎生之本無生。

則不必于死。已先得乎鬼之為神。原不死也。觀于

滅而有定而不盡滅。則鬼之於神。何曾有二。而不

一蔵不在別處見。即於有形而得無形。則吾心之見有定。自不為陰陽所寇。而天地門戶。在我心自闢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欲求吾之本無。渾無朕兆可得。所謂未始有物者。孰能以首生尻死而異同吾之公族哉。妙乎有生。如戰之不知何所自也。忽而披然。已移是矣。然以公族之異。而變其所祖宗者有矣。故亦強言其移是。此不可知者。不可不知也。如臘祭之有膍有胲。如觀室之有廟有偃。此常分常合。常移常是者也。有本有節。有各有寔。可欲其質。因以為備節。此妙乎生。以節備生也。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死是人之所歸使生也能以死爲心則人之心終無死地爲不亡也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在人則視之爲聲音相貌也詎知動之出之正之皆道之所司存乎莊子舉臘之膍胲室之廟偃孟子以動容周旋爲盛德之至即形色是天性何嘗以人事而妨天理哉觀室之妙彼請自解也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此至仁無親動而無已之妙雖虫能天兒子嗥嗄同出于和順心于不得已者何其神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又能爲天之虫以

未始有物者多失道一部花于是從那裏來的口只管說所有天地滿世界游泥許氣也從那裏來的個問游臟面兩一切是亂麻個是無游曰沒問嚴分明

非于知人好奇特地只奇特之尚有之十日自然內外雖變乃畢竟不離是之

御人天之本成天地之文其鼓舞此渾沌而不至

打必臨極也奇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音闇）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請嘗言移是寓諸日此五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

此乃舉移是之辭非人自辯其偏中耳得大半日與作奇排早是下中也我道拜迎是取集之得迎集是發身出而成人治等且忽未能不見道理榮生反很是為言鄉與衆生苦為何語于此未明故從乖張不必起者自未也爲是舉移是試定當看

不可散也。觀室者肖于寢廟又適其偃蔫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于同也。秦以三戊祭爲臘。臘午百禁。脩是指毛肉也。臘屏廟臟泄處也。或以秦臘疑此篇。然入理甚精非莊不辦。然精于鑒空者有之。試問陰符元名關尹。騶冠何者非託指寢曰左傳與不驗矣。則臘之名著于春秋前。至莊始三百餘年。而猶疑瞑守爲臘耶。臘或久行于世。至秦始建酉名凡未可知也。如佛于漢武時已通中國。屢見于史傳。至明帝始識之。非始自明帝也。如以六月爲焦月。九月爲朽月。民間恆稱之。豈必關自瞯豈矣。

正曰。止說得午先爲子。自子丑寅而午耳。聖人直

下見得貫子午中之理而安之尚不以無子無午之說參其所藏又何用贅兆一無字曰貴弄黃

虛舟曰移是者所是之理嘗移也立處皆真之佛也時中也不移者萬刼不變之佛也大本之中也嘗巧移其言以亂人則非所言也若欲抹殺之則不可知之理本如是也一日無一日有一日始無而既有是三說也擬然曰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數亦不可知者也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與帶昭景甲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著或以封者而有不同耳又如臘祭者分胙與族於祖

上是可散也而總一性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周市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觀其偃息之所觀之蓋言分之而合合之而分也

蹍女展切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音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

惠曰[illegible]信倡工謂羿工于[illegible]而[illegible]常記而妄忠則[illegible]天人不如蟲

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曹曰性以氣爲質而稱性之德曰善其理見于事物時偏而有當不當焉余日無歲安得不言名實欲當則此四六皆無礙也庸醫必消盡人身之火火盡而人欲復可醫哉奇醫遂欲委之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

倩耶可耶業分工拙。聖人以當為籠湯以宅為籠丘宗以疑為籠伊鈎看來。人自籠人本不得已。枯樹果能斷枝既昔定復發火達寮於繫解台逢真道遺尚無為定謹古有者云感有分未免偏有者云貴全王所是護築畫曰正當與雖說敗不驗有悼述藥于如商量夢

唯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音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音習 義作謂）不餽（一作愧）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于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云兼有深情
不在君後耶不
之事從此罷聖
八結然惟有欲
情。

近曰財色名食睡五欲也。一曰起念即是欲。果可斷乎。果可任乎。一則曰無欲故靜。一則曰從心所欲。得無相悖乎。有為也欲常則緣於不得已。當之一字。與神武刀識正因了因于緣因。此有一尋定是公常也。勿欺好學。隨分自盡。今時是各各之私常即公常也。鼓山曰。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一有情慮知解。便是衆生。今謂諸佛衆生同此情慮知解。但佛之情慮出于無私。而衆生之情慮蔽於有私也。佛知解妙于常覺。而衆生知解滯于不覺也。一卷曰。楞嚴是不名見則了了矣。聖人之德

是不名欲否始予曰若欲頭上安頭則指生來處
法矣彼一發疏誠無事矣而現在隨緣本分正行
非在將此時上此土辨名當物盡倫協數之飲食
薪火如何可避避得亦是偏見亦是將擬議曰欲
當則緣于不得已無為無不為齋為其所當為耳
治教尚明故決于正告使天下實一道行不惑者
也與宗尚曖以毀炊知命造命之善巧也多作兩
木之說一往之論至於電拂陷虎僻在造疑一切
奪之至當之言皆藏喉中然今時說傳皆執消心
之方便作貨殖治事棄然皆致其能免乎然世人

可笑亞昔夾然不信以天笰繫綴之則駭而受制矣又將奈何

朱震青曰心洗者以身為滯形神困者以心為困識虛致者以神為礙影心繫于形神着于心至虛而止矣錢沃心曰朱公憪迈來隨緣放曠之說溺人於空空何有中適取承愼恐懼與古昔心哉忠者曰用定者虛用虛者定故曰無定無虛祇歸定于恣位恣位而已恣位恣位則隨緣當當矣蓋飯曲肱樂深則逍皆其隨緣放曠也世人以嘗守憪為非即以嘗守矜為非自不容已是謂至齋

使[illegible]難之錄使彼自己上勞超然不對甚[illegible]又林[illegible]詩[illegible]王齊王曰[illegible]晰函之闢若其[illegible]文物啟機[illegible]四交不食其玄化王無[illegible]而大笑乎客數曰自從吾[illegible]引得鬼笑而陰符運為鬼谷作[illegible]矣[illegible]有無鬼一變鬼[illegible]見成狗馬可借武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音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

侯不能無有而
矣

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一作）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

夫馬調十分笑飲食亦可勞君聖意設來復王門里示而從托出新語從矣解似五千米各話三两分點畢。

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釋文無鬼稱人親慰十藏猶擊困也若志其一言若以其矣

所謂藋木雜也直謂鼪菌直謂背方謂叢問謂日鄉佚然柱若飛也六弢太公兵法金枝稽金匱也昆鄰也位所處也覺然行步聲謦欬喉中聲

新傳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嘗于所好適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義作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無徒驥于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教云須菩提問世尊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章了其義亦若此而已矣奚事耶焉

別指云須菩提見佛甚麼處是尊者忘是今乃今觀聊李可讃

生病要討個護身符于存如云書難念誦是要人復的難是能護人的到此如何見得是發菩提心說發心如何又要求住又求降伏發的心住的心降伏的心是三是一如何結款不免要求住轉不得低求降轉不得降何足為者有箴黃帝再拜稽首畢竟是個瘋快京了自遊復遊割截內外此病痊否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音茂）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杖曰黃帝之道貴乎存中而求見大隗于高山則是心外有跡馳于物慓七情之聚背迷昧乎來時路矣惟此童心不縱意馬之外馳則如乘日輪之

方南陔曰以子長之才能辭外參懲無已及讀游俠諸傳無不溯學而識于性人論伊尹許由闊而已請出所表于寥廓則成情而樂人情好痛快亦是圖下天耶莊子亦是知而故死遺者無所用于世而故以此發憤歟

車自照衆中。天下不求治而自治矣。天下紛紛皆自求其欲樂而不知反。能拜章于帝馭月回旻須知此天師不在山上。

正曰言無爲自然者皆曰黃老授黃帝五十二戰且祭空峒玉屋鴻堤金谷肆志昆臺紫宮投策鐘山且占星日作書銘定律鼓鬱鑄鼎脊脊多事而謂之無爲孔子稱舜無爲而治而舜封山濬川命官數治至勤民事而野死之豈非爲即無爲乎。莊子剔出其心而稱述之耶。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預謂痛快其深刻之毛錐已畢誰其許之

點睛已非求後一句終身不反悲夫獨脫者誰要學日聖人不[illegible]亦了[illegible]于玄同于川一家之能而之為方以要時而啟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云。業得其志則勸。事非其巧則惰。士用各有能

有爲詞而歸者
迁而𢧐只若是
依草附木精魂
身乃從𧾷林將
上或有一個彌
視者與他爲異
詩山珐曰道饑
衛視底亦是依
草附木精魂哭
翁曰用蓋自己
之笑破他人巨
詞例而爲悲矣

不遭時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𢧐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若不用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餓而歸者所以悲也通曰圖于物者三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歲者十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爲物之能變者也又孫叢句曰嗜士無恢恍曼衍之說則不樂怨困無蓼澗激歎之言則不樂文士無波瀾標新之言則不樂

迂曰十八種各好用其所長此難忍之物情也仁

以正念通之。義以分位定之。禮以中節而中之。樂以兩忘而和之。此聖人之所以裁成天地範圍曲成也。莊生故意排突刻于微瑣之中。而聳其不圖于物之自受用以為滿隱劣驅勝之巧。有看破此自着穿鑿者。不夫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仁之至義之至。中和之至。是以安頓萬世之終身不反者此禮樂也。悲夫。庸人奇人。各各蹊逕。才士好新不反。如我迂漢一何公道。亦不可少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枝曰公子已出散矣而求之於域內以為無子可也
又曰既謂從本無人又誰與為調既謂不離為又誰任其怨又從何處造冰此何異空手把鋤頭步行又騎水牛蔑不妨為異傳大士以快武引喻之者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音渠）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音直）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

鉶音刑鍾也以求錢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背而騎閣者夜半于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于岑而足以造於怨也盧曰楊朱楊朱公孫龍也謂蘇子室而室者勤者律同故聲應也呂日唐曾紹變知齊陽倡勞榮與鍾叶律故齊時吹鑰之而聲遂絕又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採之得鍾盡有此事唐子者竇室塗給使令之人稱肖隸云門子今俗云隸子耳智接唐古與爲道

生來未去或作有見或作無見或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絕亂不可先說所謂九十六見外近也然後論聯佛日界瞭凡

杖曰悲乎是非了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非皆被五子之偏見而出喻折伏其殊辯亦甚奇則曾遊之非其子彩而自是其道以謝鼓改弦曾無異乎音之在則又何異乎以陰陽之自召哉然

爲於惟嚴密不運斤成風也然外道固其質也亦佛之示現以醒人之斷其迷聽莊周非又示現以聽從世之斷有斷者麼

一滴水洗上甚甚何用郢斤莊子以此法驟天下學者未嘗道

子以諸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齊不自知其非爲是豈可爲天下之公是公非哉更引齊人不愛其子投諸水而不傷其全爲是又以愛外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亡子不出域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與無哉夜半無人時謂與舟人鬬既與舟人鬬又不離乎岑此豈與有哉諸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但是口給而全無實際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斷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斷之盡

而問也建為寒山拾得寶作處學不妨袖手傍乃有堅作者即制。

斲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杖曰惠子死而莊子無斤可運矣惜乎莊子同生戰國而兩家絕無一言相及此又天地造物留此一段蕭說公案與千古下之明眼於此運斤據欽恐亦難乎着手也雖是相思不相見未有㨿情誰解參。

管子曰□□□□而不能答論管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

以諷而使元望以中而使管非風斤耶。

賢而又愧以下人非風斤耶。

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批曰。鮑叔使桓用仲以霸天下。知人之明。已足千

事其大本乘虛于丹管子以待者自及公風而竊其內政之所壅中此管以待其三願為風而還其無本之所毆浩龍所王安不則傷其界矣

古及桓公欲屬國于鮑而仲止之此正所以保全知己不負桓公也然不知隰朋果如仲之所言乎果如其言則其功業不在管仲之下又當使桓公王天下矣豈特伯者之業哉桓公歿齊大亂此決非隰朋之有足為也果管子之言如此則又不當于此特與公言早將舉之大用以代己之不及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

三年而國人稱之，不亦見巧乎。因乎擺撥抑揚，有成者否。

三賀三悲何非莽也，汝恐聊自稱耳，何非歌舞汝耶。內有一悲是謝乎地上人有一悲是謝高高立，孔有一悲是謝深深行者將得來風示者微知此頁賞饒舊即皆而嘆。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擬鄧而師董梢以助（鉏音）其色，去樂辭辯，三年而國人稱之（擴，面折；拳，撥也）。昔日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鄧色者，去其心而已。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

喙長三尺不得謂弄丸秉羽猶有聲言休乎知之所不知反為此形跡丹青亦何當真是盧同對局異樣變異窺開門話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悲曰止向自身上消而已矣三爵自辭悲能免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人要許多福區作應鵝鴉樹上電意在會田裡樺得獨覓非以詭計謀福耶不見這鵝鴉樹上啼。[illegible]辭公之衙亦可行惜殘行于點過之把對何如

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歕女何足以識之而梱祥耶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于奧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于天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

以一物為受用莊子亦是俊殊之悅也貪變泥也莊子亦是瘾當之以也速想為世之知而近驪河臣之梁皎後人從此點娛莊子亦是於妻之甑也了娛弃智子五得許于羊豢食事意奈

之于道全而繫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繫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鄒止仲曰濟定之極獨見淺至聞益為崇辨激論之言亦旁以寫其孤往而不與物相抹摋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與瞥同）也夫堯知賢人

何休陽性海波瀾瀾御起奇談誤後生。透聲透色經遮惝恍天蓋鬼無向背豈此捧頭取證明下示察直饒千眼頓開未免依舊附木將謂把斷要津不道凡聖同行計較是亦一現直是亦經渝也莫與道中高者宜不如正調作氣力。

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音喧）姝者，有濡需者，有卷（音權）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音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音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而舉之童土之地，曰冀

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此淹華亂言卷婁為羊者謂皆以聚羶證之嘗是羶羊肉蟻

余廢之師曰神人惡衆至聖人包衆至乎者多流惰故曰繩變者多謫蕩故曰循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

作□將一所不于□花時爲帝也以尚重門作四村棟解之也悲何然不知問是恃源而往究究問是不知不林曰果物戲人人戲物爲風衆衆戲衆屬

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何踐也。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亾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日之過河也有損。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亾國戮民而已。不知問是也。

劉禹錫以醫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戩食患曰藥將為帝言帝帝爲前毒丁參而行時皆丁參參行于拉而能使粒不皆丁參乎杖人曰哭得飯病得累捷有育熊亦何所用

篆。剛顙也。鵝雁叉也。豕谷豬谷也。此言。皆有乎藥，當審其症與藥性也。

郭曰：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行，事求無事，事愈危。故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無意，則止于分，所以為脩，有意則無涯，故稱。

衍本日月鴟目下五用，故守中言其義，鴟目夜明。鶴脛長不可節，但當因其自然也。鳳曰一節，說向親切。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也。說是自和，王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稱守，反前二番守稱外。

七大不言大陽有疑其漏者否達摩東來正求不被人惑亂者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問不以有崖不以無崖頁是頡滑造微以誑人耶詩曰推不悟曰欲參無上菩提道甚急就通大好由頡道始知由不好翻身跳出亂獅關東光頭云門

則不能審定矣然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茲積

言禍則甚速而反殆為安則甚難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illegible]

有大揚推乎闔亦不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

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謝消錯說也揚舉也推引也

郭曰惑不可解從而任之

管見曰儒墨楊秉惑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

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

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

正曰理家多不知無用之用偏高在不知有用之

用正人時有執見而不失其正邪人則專藉玄談

以自縱而已矣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時中正用

大力曰天地大變在冬大別在夏小肅在秋大肅

一曰寒暑無半至者一曰寒暑用半而不盡不半處耶

戒遜從好言大而不知大中之差別難言不戒。歷門乜大兼用正是虛實動時大小時宜今言大陰而不言大陽者將謂世人止見陽而我貴陰矜乎將謂陽統陰陽乎故曰天無寒暑而寒暑卽天此一大陽推也爲止作日冬必極寒夏必極熱究鼓而心無半至者而物無悠爲誠故也蓋一日歸寒宜使山海俱凍而今則冬至卽回酷暑宜使金不俱焦而今則夏至卽回此天之用半而不盡者也聖人明其正用于寒暑之中且不爲寒暑所移卽可以用寒暑矣是曰大不戒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測角切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

下稱氣若甘雨
時降以無不潤則
德下可進此言
人富貴盡勿委
天其與物為娛
樂人之通而保
己焉此漆園之
調[illegible]
當[illegible]曰有餘溪
便假而注無定
有迎許附宗趣
[illegible]則門宗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記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

方子及日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暍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暍消也暴用者假資權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閱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

無花也蝕過評師辭流考又作學生詩

鑑非宜有無醫龍忘山光與性觸跳依舊相滋以謝山水清千空塞嘖巖光發一層花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謂綢繆纏綿也二語天也命名也此亦從情上說性聖人以情之中節處表性天之理說于恩之三謂孟子兩不謂而上達綢繆耶

循本曰綢繆事理綢繆處雖聖人爲能達之合天下爲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覺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藏搖與作皆合乎天

傅山語人矣壽昌聚蟻于群母群鷹走蒼蠅備何奥過甚直被發素三年且聞是物哉大耶天詢物形流饒求始有物未始有天未始有始亦不見于蒙騙可悟發縣然閘帥聲獨當其肯綮無小使不成者于後日而見讓達爲繆

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艸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

之。宋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暢以喜悅親聞永作開道真內篇老涵同前熟想文滿也

呂曰。暢得訶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道之修其精為道其麤為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為兩見

正曰暢知心師而得門尹登恒為傳所謂合也將丹相之環中隨成為師引名麤法仲尼盡慮為傳所為合也此即君臣道合也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是謂除日無歲所謂傳即是師無內無外所謂師即是傳

悲曰人無不以境轉人無不以類合聞覺歟而賢
習舊狃而暢熟故也化人而不隨物現身其轉物
也寵矣

三播而一映其于物也亦與之為娛乎兩見而建網羅者將乎用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
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
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

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所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所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于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

以央忌乎亦蝸蠻之役對照也爭哉殺人能贊辭論之蠻觸通意旨虛在之事不可有茂此之爭不可無辯言信蠻觸之喩乎乘天地之正以觀六氣之辯辯不信於斯之喩乎

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亦只是陸沉故華邀虞以往求之或知者是陸沉者非聖沉觀瀕曰若人賢皋睹元下方虛空局者睹精船舊錫曰若人賢與曲元下方虎空卸上簇花。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嗃音管名。孫前爲此管找聲也。愽愽也。管聲餘首，劍環頭小孔也。吷吷然如風過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音總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

愚曰用述之名不忠貸[illegible]自埋于陵[illegible]謝龍山和尚半字[illegible]魄龍[illegible]足沈于[illegible]僻[illegible]如耶生之夾。

之名已也彼且以丘為佼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佼人也。聖人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蟻丘山名。賣漿也。稯屋。樸樸言紛也。陸沈當顛而陸[illegible]傑居市南。

郭曰埋于民與民同也藏于畔進不禁舉退不枯槁也。

愚以舉用之博大毛[illegible]其實語本[illegible]仙虛定[illegible]雲龍[illegible]碑近作古[illegible]紫而雷閃土[illegible]戲見癸遊州门一以[illegible]我仍[illegible]是人面皮仍[illegible]電渾[illegible]至仍[illegible]論未仍書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耕田。

尊門生本耜驛此為厭大眞遠何如聊直須打將眞門眼旁䣘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音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青與分耕同，耕汯也。蒹葭蘆也。萌漬漏發，謂情欲潰漏，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疥癰曰耕，不善曰鹵莽，芸不善曰滅裂。耕則鹵之，應必加功，以覺所謂強土而弱之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于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

財使民方有說詐生不然為人則將生不見道大平未明如炙者從大事已則如炙者蛇解其有餘資其不足師傳謂何無厭足王入大妄定責將誰歸聖人逢網羅罪看到此杖曰議得程杖言參學狼畢議將在杖毛打拆雙樓子安曰經時等直從至中篇答素以森己之岐衛門庭從也久有彼矣欲恩月

所病驅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當作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事窮也叢叢也雜著也

杖曰老聃游於無矩之矩從心所欲而不踰也相矩是有矩之矩從人所欲而不踰也善游者矩與

莊地施削紫反爭皆也不免何故偏録好發于上抛甦紫性皆設曰已乎己七且無所逃實者曰香蔽則已矣二頭藤條又答竿木。

姜屑齋曰責而藥青惜木椒花哥葛落者皆喋哞下鋼而孫也從海避兇者下欲其才學乎擇

無矩亦猶是而已老子待相矩胸中逆小使于右爲政皆當出自本心則無違世違人之病皆能反求諸己而不責人天下孰得盗之爭之而相欺哉至於匿大重遠之出僞世淡心淡莫不皆然汝能爲之彼亦能爲之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即汝能以無路截人人亦能以無路截汝求路更當代老聃門下之游已矣乎天下亦猶是也

近日時其時土其土人其人歌其歌應當茶飯各食其天四民四教誰非一心猶一二三四五之不欺乎河洛貿盤耳目手足之不欺乎備物反身也

嘗盡散人間。不識天下亦猶是也。其為張惜作務成事。莫樂於身不加東坡招人說鬼。猶殺了咋。

灑脫年記。更加十歲。近閱兩出。不知曾見死門。滿山果云語隊。下一門為時。萬物疑化疑。動念即錯不成。不動法亦無常。只此諸人作麼。生又見久云退。後退後。

夫天下亦猶是也。初謂有多少奇特。窮盡而反。一切依舊。便覺索然。寧可挑挑遊騖。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集曰。孰為根。孰為門。孰為知。可謂善發疑情。現前參究者。誰必欲見。見即此是疑。見即真見。疑即不疑。然與然乎。此謂疑始。此謂真之幾。或之使疑之

所假者乎

仲尼問于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里音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靈爲器也謂史魚祭墨居處也不知其子言子

佛之一字實非默而讀之麼背心是佛莫非丘里之言麼非心非佛莫非自家底而麼曰不答曰何故不答曰若笑如何立得小兒啼。僧問趙州曰佛之一字吾不喜翠岩山大師何為勸人念佛拜山曰喚竹篦子僧曰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呢

謬不足訛故使公背此處為案也方思善曰。里一作理古備也若為萬里則作里可也

少知問于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于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曰南無阿彌陀佛。僧曰。如此褻僧下。山打一竹瓦。曰。聽個甚麼。僧曰。南無佛。山又打兩下。曰又偏又背。

金剛經云。佛所說義無有定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彼人非云。風悲傷縣移。日高花影重至。興闌馬嘯動緩。坐久則落花多。耳中都有個冷眼妙人在。恩者目正諦號而讀之。

定。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丘里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殉與也。拂戾也。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大澤百材皆度。大山木石同壇。合其別而見總也。

衍本曰。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為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

故曰佛欲言行則是文殊舍利弗之徒起座如欲言行則是普賢功德林之徒起座如說般若則須菩提等當機此寓言少知問于大公調與知北問於無為皆得表法之妙非大權示現之密為利導者乎以丘里之言合異為同散同為異喻之指馬之百體不得馬立馬于前百體合為是馬此老子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如百體九竅共為一體而歸于一心也大人能合并而為公妙于自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耕鑿
順則繫壤曰歌此無名無爲而無不爲也。自确殊
而有正有差總而觀之百材皆度可信形氣之大。
以道爲公一任其萬物橋起原不出雌雄之片合
而常有也大號條物虛实同理讀其所自化原是
意之所將爲至于或之使莫之爲未免乎可言可
意說乎未生之不可忌已死之不可徂正是生死
非遠而理不可睹只此或之使莫之爲不是吾人
生乎始終所假之緒機大疑惜乎或能疑之極而
致其由則言黙不足以載其上天之載矣萬物本

無聲臭。止是即是通方。誰是謂御天人大宗師乎。

不隨其所廢則非計慮所果是貫天地之道矣不原其所起則三消長而有頹上交領寓上然凡那非物一落打破物皆物一齊打外物者孫上調此四顧日更有下簡手普無快哉我一喝

大公調現在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集曰道一不用而寓諸庸于是庸有極物而已全

龕是木金龕是甘泥殼滯足不隨其所廢也萬劫
無始今日是也萬劫者一步是也不原其所起也
萱殺寘影矣曰含萬象欲得太虛者權衡影事耳
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
整菴困知記曰格物正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爲非
且欲剛執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合一而
實二之矣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
理是也若但認取知覺之然就爲天理則凡艸木
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
魏和公曰擬議變化奚啻霄壤乃曰擬議以成其

與化打中間的古嗣進雨消息笑于不問浮山上間中豈早霧次也認花認惜一便是錯公調心知游錯例喫反了如今算讀添兩個無孔鐵錘再可一番

變化故知擬議極其精詳而變化斯極其神妙細心人遇一物看了又看而此中之粗精精微俱看出矣若求變化于奇怪荒誕之中何其外誇。

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于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于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阻一作死生非遠

大老所默然邪陽明嘗言默有四偽既到此庭間日不識階日不得大難大難

耒六日同人類族辨物厥以同而異既要同又要異不相悖矣蓋既窮苦皆制反人乎五數五生乎孔同大公調妥矣

終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于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起言也之勁也議其變化隨天際也極議謂相備代顯至也如橋之接而圓也

中略日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

合并為公道教務貫三乎心根于事故物務者至寔之地也。莊子終言物物而已。道不可致而自化。